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吳中水利全書卷二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

臣

朱鈐

校對官學正

臣

卜維吉

謄錄監生

臣

茅琳

欽定四庫全書

吳中水利全書卷二十

明 張國維 撰

說

說本註疏之義其文或畧或詳皆所以指畫水道務
合源委讀者應知作者之苦心

宋

朱長文東南水利說

地傾東南而吳之為境居東南最卑處故宜多水昔禹

之治水也因其勢之可決者疏而為三江因其勢之
必聚者蓄而為五湖乃底於定微禹其能不魚乎觀
昔之智亦勤矣故以塘行水以涇約水以滕禦水以
埭儲水遇淫潦可洩以去逢旱歲可引以灌故吳人
遂其生焉前代經營之迹多不見矣至唐元和中開
常熟塘古碣僅存頗稱灌溉之利錢氏時常置都水
營田使以主水事募卒為都號曰撩淺蓋當是時方
欲富境禦敵必以是為先務國朝天禧天聖間吳中

水災於是命發運使張綸同郡守經度於崑山常熟各開衆浦以導積水嘉祐中范文正公來治此州適當歉歲深究利病不苟興作公以為松江不能獨洩震澤諸湖之水雖北壓揚子江東抵巨海河渠至多湮塞已久不能分其勢今當疏導諸邑之水東南入於松江東北入於揚子與海也有盤龍匯者介於華亭崑山之間步其徑纔十里而洄次迂緩逾四十里江流為之阻遏盛夏大雨則氾溢旁啗淪稼穡壞室

廬殆無寧歲范公嘗經度之未遑興作寶元中太史
葉公清臣漕按本路遂建議醴為新渠道直流速其
患遂弭厥後轉運使沈立之又開崑山之顧浦頗為
深濬嘉祐間吳中薦饑朝廷擇選守將經制其事蔡
泰州自杭校理典是郡嘗請行縣按水親度其利是
時轉運使王純臣建議請令蘇湖常秀修作田塍位
位相接以禦風濤令縣教誘植利之戶自作塍岸定
邑吏勸課為殿最當時推行焉及李兵部復圭為運

使韓殿省正彥崑山於是復修至和塘使之完厚
民得因依立塍塢以免水患而韓君又開松江之白
鶴匯如盤龍之法皆為民利熙寧元年六月有詔興
修水利二年十一月頒農田水利約束三年廣東安
撫司機宜文字崑山郊亶上言蘇州水利大緊以為
環湖地低故常多水沿海地高故常多旱治田為先
決水為後欲取所謂水田者畧循古法也七里為一
總浦十里為一橫塘因出土以為堤又取所謂高田

者一切設堰潴水以灌溉之則高田不涸而水田亦減流注之勢度用二十萬工水治高田旱治下澤要以三年而蘇之田畢治矣其後士人傅肱欲決松江之千墩金城諸滙又欲開無錫之五瀉堰以洩太湖而入於北江導海鹽之蘆瀝浦以分吳淞江而入於海於崑山常熟二縣深闢諸浦遇東南風則水北下於揚子遇西北風則水南下於松江庶可紓患夫治水者常濬其下流下流既通則上流可導也

范成大水利圍田說

今之岸塍率去水二三尺人單行猶側足而行坎坳斷裂纍纍如蹲羊伏兔佃戶貧下至東作時舉質以備糧種其勢無餘力以及畚畝之工婦子持木杓探汚泥補綴空缺纍塊亭亭一蹴便隕謂之作岸實可憐笑秋雨時至莫之障防與江湖同波農人轉徙而他明年或能歸業或召新租事力愈薄鹵莽增甚今宜於邊臨湖壤土人所謂搭白之處增築長堤使高五

六尺基廣七八尺以上秋冬之交潢潦乾源手足所
及土皆可取閱春夏半年至秋雨風潮土已堅定草
茅生之可恃為安較之臨時補綴客土杌隉不可同
年而語至於夫力則同頃共利者不殊如一頃之田
南高而北下水必先自北入北邊有田之人固當悉
力三邊衆戶亦合併工同作夫有田無岸水平之日
輒復罪歲愚眚受敝沒世不悟誠可太息

元

失鎮江漕渠說

唐孫處玄潤州圖說云雲陽西城有水道至東城而止
建康實錄吳大帝赤烏八年使校尉陳勲作屯用發
屯兵三萬鑿句容中道至雲陽西城以通吳會船艦
號破岡瀆上下一十四埭上七埭入延陵界下七埭
入江寧界于是東郡船艦不復行京江矣晉宋齊因
之梁以太子名綱乃廢破岡瀆而開上容瀆在句容
縣東南五里頂上分流一源東南流三十里十六埭

入延陵界一源西南流三十六里五埭注句容界西
流入秦淮至陳霸先又湮上容瀆而更修破岡瀆隋
既平陳詔並廢之則知六朝都建康吳會漕輸自雲
陽西城水道徑至都下故梁朝四時遣公卿行陵乘
舫艦自方山抵雲陽至隋大業中煬帝幸江都欲遂
東遊吳會始自京江開河至于杭此說不然京口有
渠肇自始皇非始于隋也蓋六朝漕輸繇京口泛江
以達金陵則有風濤之險故開雲陽之瀆以達句容

而京口固未嘗無漕渠也詳諸實錄所謂東郡船艦
不復行京江之語可見輿地志晉元帝子裒鎮廣陵
運糧出京口為水涸奏請于丁卯港立埭又齊志丹
徒水道入通吳會皆六朝時事尤為明驗是則煬帝
初非創置不過開使寬廣耳及觀京口詩集宋乾道
庚寅郡守蔡洸浚渠河成郡人顧致堯詩則渠始于
秦明矣

失都水庸田司集江湖水利說

震澤受吳中數郡之水西南湖州諸溪西北宣州諸溪
並下太湖蓋諸山峙於太湖之西地形高阜兼南北
東三處江海之岸亦高而太湖之四外皆高水積其
中常若盤盂之盈滿非藉江湖深利何以通洩設有
雨潦則汎濫四溢環湖低田其能免淹沒乎范文正
公謂太湖天開澤國衆流所聚而江海之涯地勢皆
高若欲導泄積水在乎時時點檢太湖東岸北岸通
江諸河道水洞不致諸物閉塞可也蓋環湖皆蘇湖

常秀之良田病於低窪利在泄潦兼沿江傍海諸高
田亦仗湖流奔注衝散潮沙使江湖深利乃可引潮
灌溉繇是言之凡太湖出水口子宜常通不宜畧塞
也諸小湖在太湖迤東及北者有昆承湖巴城湖陽
城湖沙湖陳湖尹山湖蠡湖薛澱湖又名澱山湖并
諸水泖灤淹蕩皆能接泄太湖水注江達海數內澱
山湖關係吳淞江注泄至為切要論其古迹周圍二
百里此湖水自大盈趙屯二浦以瀉吳淞江既近且

便較之諸湖惟澱山湖之東岸北岸與渾潮相接最近若上源所注不急則潮沙繇此以注湖內漸成淤澱富豪之家繇淤澱而圍成田地里步不多其來久矣繇是湖之瀦水益狹又與二浦漸遠而所洩不能快便若非就湖內圍田上多開河道及時時修浚二浦并浚近浦諸溝洫接濟通洩衝滌渾潮則此湖淤澱恐不止於是也吳江長堤又名挽路石塘按宜興前輩單鏐云昔慶歷二年因風濤多敗漕舟遂接續

築成長堤橫截五六十里雖時有橋梁而流勢不快
江海浦港復多沙漲又按東坡蘇公云松江沿數十
里積石壅土築為挽路建長橋植千柱於水中漲水
之時橋上水常高尺餘江水不快則海之泥沙隨潮
日積而吳中多水患又按崑山郊亶云吳江築為石
塘以障東流之勢是致下流淺狹遽漲潮沙半為平
地如長堤如挽路如石塘皆同此處正是太湖東岸
泄水下吳淞江入海第一要處古賢交口立論以曉

人者乃至再三必是此處不當閉塞凡先來於堤間多置木橋多鑿水洞上則通行下則泄水者蓋欲仗其急流奔注江河衝滌泥沙免致水患然猶慮橋柱之阻水令人多不知此意或便於行路則壩塞河口或情於巡防則密置樁樑此又不止於橋柱之阻水也矧以茭菱魚簍等物障遏妨害農功必得官司於此處榜示告戒使之咸知利害可也吳江長橋長洲寶帶橋曾議鑿挽添橋寬展水道皆合浚治崑山塘

北納陽城湖南吐吳淞江常熟塘接泄太湖水勢入
昆承等湖注江達海兩傍河道各有七十餘條多有
壩塞之處合去壩塞使之通流大盈浦南接澱山湖
自白鶴滙以達吳淞江浦濶三十餘丈趙屯浦南接
澱山湖北達吳淞江浦濶五十餘丈此二浦注泄湖
水最為切要常宜深濶通利近年以來漸至淤塞又
太湖東至松江有白鶴滙者宋嘉祐崇寧宣和間三
次開浚又有顧浦滙盤龍滙千墩金澤諸滙推原其

故皆繇上源閉塞湖流遲緩潮沙積聚而成今有河沙滙者漲塞江心阻水尤甚及有新華腎分莊腎嚴家腎暴漲為害俱合鑿開蓋腎即滙之異名也

明

姚文灝浙西水道圖說

浙西為區四高中下勢若盤盂諸源西來天目為魁也列澤中滙太湖為最也衆流歸東三江為宗也近世治水者浚松江蹙口則不通水之不樂東也決黃浦

夏駕則沛然水之欲北旋也夫萬水皆東三江故同也今茲之欲北何也海塘障而東江塞也自東江之塞也天目南源迂迴數百里過松江然後入海失其宅也議者徒知惡諸浦之奪江而欲截其流而不知江之不能自繇也然則通東江復禹跡可乎曰不可也東江通則鹹潮溢也近江膏腴之田復鹵斥也後之治水者莫若因其勢之所在近三泖者導之使入黃浦近澱湖者導之使入婁江近陽城者導之使入

七浦庶幾事半而功倍也圖之作舉綱也綱舉而目張也觀者得水土分數于區畫之間高下見矣高下見疏防辨矣

魏校吳中水利說

吳地邊高中下昔人象為盤盂不大決其下流注之海則胡以止湖翻矣禹貢所謂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是也今淞江全受震澤諸水實維經流而中多淤阻如腸胃病噎然則併而入婁江過劉家港入海西迤北

地形愈卑則滙為陽城昆承諸湖故有白茆塘受之以泄于江

何宜水利塘圩說

脩治塘圩浙西水利急務約畧其說如左

一脩築圍岸苦於無土若圍外河水淺狹即將外河車乾取土若外河深濶則將圍內溝湔車乾取土此一舉兩得之術也

一凡圍內有徑塍者遇潦易於車戽是以常年有收

其無徑塍者遇潦難於車戽是以常年無收宜諭
令田戶凡大圍有田三四百畝者須築徑塍一條
五六百畝者須築徑塍二條七八百畝者如數增
築

一圍岸田畔或土脈虛浮外水沴入晝雖車乾夜復
漲滿者宜於岸塍中心開掘一槽深入外河之底
隨筭河泥填及一半俟其稍乾用杵築令堅實又
復筭泥填滿則水無自而入矣又有圍岸因鰕鰓

掘穴或樹根朽爛遂成漏洞者亦依前法築之若
田中有泉水為害者可用磚灰圍砌泉口如井欄
之狀則泉不漫散或將泉口掘作深坎用大缸覆
之却以泥土圍築缸上而泉亦不能出矣

一高田去河遼遠無水可救者須於田內計畝開塘
如田一畝開塘一分有田二畝開塘二分其三畝
四畝以上各宜依數開之庶可防旱或有愚民吝
惜不肯將田開塘者可以善言諭之曰爾有田二

自
卷二十
畝若將二分開塘則彼一畝八分更不憂旱年年有收是所費者小而所利者大若惜此二分之田不以開塘則彼二畝旱即無收是所惜者小而所害者大古人寧損膏腴之產而廣溝洫之制者為此故也

張鐸圍田溝洫說

治水以為田也治田以防水也治田之水有三曰築岸塍曰修堰壩曰分大圩全吳之地古稱澤國田多低

窪所藉以防水者塍岸也塍岸不固則雖有沃壤亦棄之為沮洳矣古人制田之法率因水道以正疆界曰涇曰漚曰浜曰溝縱橫曲直有井田之象焉其通也以洩水其塞也以蓄水使不為田害而已後乃破古堤以通江湖專小利而風濤之入獨倚於岸塍故民日益勞而增築日益繁矣范仲淹有曰江南圍田每方數十里內有河渠外有門閘旱則啟之潦則閉之旱潦不及為農美利今門閘不可復矣而修築堰

壩之策獨不可行耶圩田之制隨地形之廣狹水道之遠近而為之大小圩之小者岸塍易完民工易集時有浸潦則車戽之功可以朝夕計也圩之大者岸塍既廣工力不及積水經月而實粟者將化而為泥腐矣度其勢而分之使一勞而永逸事半而功倍民其有不賴乎夫岸塍譬則城郭也壩堰譬則關隘也小圩譬則三里五里也關隘固城郭堅則內有所恃而寇不能入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則小而易守綽然

應敵無虞矣

史鑑吳江水利說

吳江之地土疏水緩左江右湖故水之為患也特甚太湖東南巨浸即禹貢之震澤也其西北納荆溪宣歙蕪湖宜興溧陽廣德數郡之水西南合天目富陽分水湖州杭州諸山諸溪奔注之水潴聚於湖汪洋浩瀚不可涯涘而松江承其下流松江即禹貢所云三江既入之一水也逶迤曲折洄流旋狀逆行二百餘

里始入海而吳江據江湖之會屹然中流每遇霖雨積旬潦水漲溢渺然無際或風濤大作吞啗衝擊其害又甚於雨東風則江水西浸西風則湖水東浸俄頃頓盡人力莫施故瀕湖之人謂之賊水者此也議者徒欲開一渠濬一涇置一牐以為治之方是皆徇偏一之見而無救患之益也何則吳江水多田少溪渠與江湖相連水皆周流無不通者特有大與小急與緩之異耳假令南置一閘而北流者自若東開

一渠而西溢者如故固不當與諸縣治法同也切以
為今日措置之方其要有四一曰築堤吳中之田皆
居江湖之濱支流旁出皆蕩漾不可以名計苟不致
力於隄防以捍禦之則未見其可也國朝永樂中治
水東南尚書夏忠靖公創於前通政使趙居任繼於
後無不注意於隄防其法常於春初編集民夫每圩
先築樣墩一座為式高廣各若干尺然後築隄如之
其取土皆於附近之田又必督民以杵堅築務令築

固隄既訖工令民簞泥填灌取土之田必使克滿復於隄之内外增廣其基名為抵水蓋隄既高峻無基以培之日久必頽矣正統間尚書周文襄公講求二公之法而損益之繇是水患漸平民安其業近來法廢每年府雖下縣縣雖下鄉率皆以偽應之其於隄防畧不加省壞者十七八欲求水之無害難矣且戊午而至丁卯其間稔者纔二而旱者一水者七固繇天災流行然亦隄防圯壞水不能禦旱不能蓄有以

致之也二曰審分洩吳江之地當太湖東南其在南者分衆流以入湖吳淞港東宋家港朱家港蠡思港直瀆港黃沙港韭溪是也居其東者引湖水以入江瓜涇港七里橋柳胥港虹橋長橋三江橋三山橋定海橋萬頃橋仙槎橋甘泉橋白龍橋是也又自縣治至平望四十里間亦係分洩湖水之所今為石塘雖便往來前輩嘗言其有害水道故鑿竇以通水流近年傾圯俗吏鄙夫不知大計輒因而築之又湖水之

渾渟易為停積沿湖之人多種芟蒲歲久成田咸登糧額遂致水道日微又瓜涇港長橋正當太湖東流入江要道至為深濶而瓜涇港居民慮賊所侵輒資緣巡捕官為之築堰長橋又為濠家湮塞規為田宅為患極大今則入湖者汜濫不流矣入江者洄流而西浸矣日滋月長其害將尤甚於今日也莫若一槩疏濬不許踵襲前迹三曰務車救夫水之汎濫者既築堤以障之矣而水之停積者若不竭力以車戽則

何從而減之乎然民之貧乏者或無力而弗供豪橫者又恃頑而弗服以致互相推調坐視陸沉在上之人激勸而編集之水患初作上有長貳下至簿吏無不躬親看視奔走道路未嘗寧居故諺有救水如救火之言此言當急而不當緩也自近年設立水利官後一切委之然地既廣遠居東則西不知在南則北罔恤欲求其無誤難矣夫軍國之需所係至重合著為令典凡後水潦任牧民之任者悉令分投巡視督

民而力救之四曰專委任永樂間凡興建水利皆責成糧長而官為節度之蓋糧長任在賦稅其用心必專近年添設塘長又立耆老復革去塘長而立圖長又有屬官義官之委紛紛多制十羊九牧乞令糧長管其都圩長管其圩縣之佐貳分管巡視幸甚

顏如環新洋江夏駕浦說

吳淞江一帶流至新洋江口夏駕浦口二處交會二處因通婁江潮水倒入江內淀積泥沙又因地勢卑近

遂引江水順趨北下併入婁江以致吳淞江易成淤
淺累經開濬不久復塞或謂此江出海一百餘里累
濬累塞而此二處相去婁江不過三十里因而疏濬
深濶使此江中水并入婁江出海似為便易不知此
江乃三江之一與婁江各自通洩當夫旱乾固可合
而為一及至水溢則婁江自洩所受之水方且不暇
又安能併吳淞之水而皆洩乎故昔人有言使二江
可併為一則神禹先併之矣何必又有三江此誠不

易之論然而先年累次脩濬皆以此江之水可併婁江為便惟於新洋夏駕修濬樂簡易而畏煩難以致二處淤塞不通而棄此為可不必用即今雖以開濬深濶應該設法區處以為經久之計予竊詢訪耆民咸謂當於新洋夏駕口各置一閘冬春常閉夏秋淫澇開之以分洩水勢或旱乾開之以通引灌溉庶幾江水常通旱澇有備又查得夏駕口濶一十六丈深止四五尺潮勢亦緩造閘無難其新洋口濶四十丈

深一丈五尺潮勢頗大難以作堰但事體重大及費用錢糧數多必須委官勘議停當方可施行

高企三江說

吳中之水震澤為鉅震澤即今太湖蓋受江東宣歙浙西蘇湖常秀數郡天目諸山荆溪百瀆之水周五百里或云六百里藉三江以入于海是總江浙諸水皆為

太湖之源太湖以東諸湖與夫三江之水皆為太湖之委三江一為吾松郡名之松江其二婁江東江雖

禹貢並稱三江書傳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
為婁江東南流者為東江婁江東江又松江之支流
今自太湖而東二百餘里徹海惟有松之一江觀荆
公送人宰吳江詩三江斷其二往往菰蒲青自宋已
然已

呂光洵蘇松常鎮水利總說

禹貢揚州之域自江以南其郡以十數蘇州松江常州
鎮江四郡最大於地為吳分其部所領凡一州十有

七縣絲地千里畛畷無數自漢唐以來號稱財賦壇
嘗按圖書在虞夏之貢以為下田然亦靡有象犀珠
玉丹砂金碧山林之饒而財豐若此者豈有他哉蓋
其民重稼穡專務水利故也夫水利之大莫過于江
海今自蘇州以北至常州鎮江東至松江皆壤地相
屬襟帶江海而又有太湖為之灌注漢司馬遷以為
吳東有三江五湖之利有絲來矣三江即松江東江
婁江也五湖即太湖中小湖有菱湖莫湖胥湖游湖

貢湖凡五名故曰五湖其實一太湖也蘇州在太湖東北三江五湖皆屬焉三江五湖之外若湖瀼蕩漾泮瀆塘浦名聞者以百數醴而為渠行水溉田者其交絡之流又無所不至是以蘇州地雖卑下為衆水所鍾而田因貯淤肥美多為沃壤今量其賦獨為諸郡最松江之水不能半于蘇州其名聞者以十數澱湖三泖最大皆西受太湖之水醴而為渠者以百數黃浦最大皆西受澱湖三泖之水浦之始楚春申君

黃歇之所為也。今諸鄉之水溉田者皆繇此浦。世賴其利。唯東北瀕海。塢身之田。浦水所不及者。往往多廢。故松江之賦。視蘇州十居其五。常州之水。其最大者。有太湖。洮湖。濠湖。閭江。九溪。荆溪。百瀆。諸水。雖瑯瑤分流。或北屬于大江。而南屬于太湖。然而地居太湖上流。多高原。易填淤。為害故其賦。又視松江為下。鎮江地勢至北。益高去太湖。頗為遠。無所通。唯漕渠自嘉興。歷蘇州。常州。直北流入界中。抵京口。通江淮。

耳然渠自京口逕夾岡勢繚曲皆鑿山為之而潄水
少宋元祐中于京口呂城下捷石為渠兩涯置牐以
禁障內外之水時其鍾泄而又與內之練湖相宣通
練湖方四十餘里晉陳敏據江東遏馬林溪為之以
溉雲陽今並有益于渠田湖視新豐杜墅長蕩諸湖
最大而水淺亦易索大抵鎮江地皆瀕山鮮平土水
往往循行岬隙間故其田多瘠塉而賦獨在諸郡之
下夫蘇州通水多故其賦獨為最鎮江通水少故其

賦獨為下此水之為利于四郡較然也然水本以為利自水道淤闕比年以來旱澇薦臻如此四郡數逢其害民人流散死喪相踵深可痛恤而其財賦所出與所稱亦異宣究所繇豈非為有司者慮害不深重煩費不專務水利之故哉方今四郡財賦歲輸于京師者往往當天下之半其為有益于朝廷甚大其所宜軫念又非他郡之比今水道淤闕為害茲久而不早為之所吾恐民日益困財日益匱賦將安出甚非

所以為國家久遠長善之慮且今量其費不及一郡
一歲所輸三分之一其勞又非有鑿龍門辟伊闕折
砥柱之艱危其遠又不過五六歲而即有以建數百
歲安富之美功未聞有事省而能收大利有如此者
如此而又不亟為之是謂棄天之時遺地之利竭人
之財莫此為甚夫宜知山川與民所疾苦國之利害
皆有官守者之任故余既考迹志記綜覈舊聞博議
深論以相難及利害既明是非亦定于是乃推表四

郡及其所部州縣輯為圖攷條其川原預定計算綴集遺文以為一書庶國之利害皆有實徵而可行焉

呂光洵蘇州府境水利說

蘇州府其浸太湖在郡城西南三十里連跨數郡週迴四萬八千餘頃其源有二北受建康溧陽潤州丹陽荆溪之水南則宣歙池州天目富陽安吉武康烏程長興茗雲之水注焉混川并瀆羨溢為災禹乃疏其下流為三江以入于海三江其一自太湖出吳江縣

長橋東北合龐山湖為淞江一自東南分流出白蜆
江過急水港流注澱湖東逕三泖又東迤入海為東
江東江填滅已久不復能求其故迹一自郡城婁門
歷崑山縣逕太倉州東北流入海為婁江今訛為劉
家港云三江之外通湖水者甚衆不可殫記唯胥口
白洋灣鮎魚口最大胥口東出吳縣香山胥山之間
胥口東流為木瀆又東為橫塘又東出吳山之南為
白洋灣白洋之水又東流北屈為石湖石湖之東越

來溪與木瀆合流出橫塘東入胥門運河為胥塘胥塘北流與北濠山塘水合西流北屈與虎丘山塘水合為射瀆又橫出運河為許墅入無錫縣流注之又自胥口東流北為鮎魚口自鮎魚口北入盤門運河又屈而東至分水墩又東逕長洲縣東南為柳胥港

即夾浦

諸水南北合流轉入澹臺湖又東過寶帶橋與

運河合復分流入朝天金涇湖渰蕩漾諸水又自分水墩南逕吳江縣東南為龐山湖下流與汾湖接汾

湖東流入華亭縣流注之其北流入三白蕩又北受曹龍港通鶯脰湖與澹臺湖諸水並交流入吳淞江又北一脈亦自鮎魚口轉入運河逕婁門北屈出齊門塘又北流為施澤湖施澤之西為漕湖湖之西隄屬無錫而其浸皆屬長洲湖之支流則並入常熟之雲和塘即元和塘雲和之西為尚湖東為昆承湖昆承界常熟崑山之間昆承之支流一自梅李塘東北出許浦入于海一自福山港北西入于江一自李墓塘東

入白茆塘入于海白茆之南為七浦七浦西通陽城
湖南入崑山界中陽城之東為包湖為傀儡蕩二水
與陽城合流而東為巴城湖其北為鰻鱧湖施澤湖
而入為蕭涇其南為至和塘至和塘西自婁門逕沙
湖又東過新洋江口又東流注太倉劉家港至和之
南為淞江淞江北受陽城南通澱山諸水入夏駕浦
東北入于劉家港之北為七鴉浦浦入崑山常熟為七浦西通
常熟崑山諸水東入于海七鴉之南為鹽鐵塘南入

嘉定縣界中嘉定北絕劉家港南距吳淞江與上海
縣界相屬吳淞江之水皆逕其西南陬屈從東流入
于海而導湖入海之道於是始竟焉夫七邑皆湖水
所經而要害特異吳江西南斜直太湖枕三江之首
崑山在東北為三江入海要道稍有填淤輒放溢為
敗故二邑治水為急太倉嘉定瀕海多高原苦旱吳
縣多山田高邛類太倉嘉定而長洲類吳江常熟其
與崑山相屬者即與吳江崑山等常熟之西北並揚

子江者東北並海者即與太倉嘉定等宋趙霖以為
平江地雖下而瀕海之地獨高河渠多不利故于諸
邑則備旱為急然議者又以蘇州間有平原本澤國
往往詳于治水而畧于備旱比年以來田者至不能
償種故今之爭言水利者必于吳淞白茆七浦焉其
大畧云淞江一水竒分為三獨受太湖西來數郡之
水昔人度其勢必不能禁復于崑山常熟二邑開浚
三十六浦以殺水怒可謂甚善今淞江屢浚屢塞民

往往芟牧其中而諸浦之中唯七浦白茆最大今亦
相踵填淤者豈有他哉蓋其地皆瀕海故也瀕海之
地既高復遇填淤猶築垣居水潦則湖水潰溢為敗
旱則不能引水溉田而吳江崑山勢豈獨能完安哉
宜觀地形準高下各順其性浚令廣深而又為之閘
堰以隄防之旱則引諸水溉田潦又水道自利必無
潰溢之害矣故浚治于七邑徃徃相因焉不可廢其
所言宜有益若崇明環海而邑其諸沙又環邑而居

皆穿渠引海水溉田獨無水旱憂故不備論其事

呂光洵松江府境水利說

松江為蘇州下流去海甚近北截于吳淞江而西南有
澱湖當湖金銀青白蕩漾諸水聯絡環繞皆源于太
湖而委之三泖三泖一曰圓泖一曰大泖一曰長泖
旁驪為數渠自澱湖北出為趙屯浦逕望湖涇至蘇
溝分流為內勲浦為會仙浦為古盤浦為南泖浦為
梁紇浦並入于江又東出為大盈浦逕南漕港絕橫

泖合北漕港繇新河會于青龍江白鶴江入于江又
西出為大石浦北逕崑山之道謁浦千墩浦入于江
圓泖則東出為橫山塘過沈涇塘北折至通波塘繇
顧會浦分流為艾祁浦為崧子浦入于江大泖則東
出為曹浜又東出為走馬塘並北折而東為七里涇
繇青波塘入于江又東出為石湖塘歷東西山涇合
秀州塘北流從通波塘入于江此並華亭青浦二境
自西迤北入江之水也長泖則東出斜塘為潢潦涇

又東流為一瓜涇塘為詹家滙北折為黃浦為范家
浜二百五十餘里合于江涇南踰口入于海又東出
為歸涇塘為胥浦塘竝東流至掘槎涇入于黃浦又
東出為漚瀆橋合于胥浦入于橫潦此並華亭西境
迤南入浦之水也浦于湖泖其所宣洩視他浦最為
要害往時東江濬利其分流入黃潦涇抵詹家滙不
必至黃浦即南折奔注東江入海甚徑易自東江填
減諸水皆屈流入黃浦勢頗迂緩浦之廣深僅半松

江迨永樂初夏忠靖公原吉以淞江淤塞頗多施功甚難乃開崑山之夏駕浦嘉定之顧浦掣太湖之水入劉家港又以黃浦為通江要道度其旁有范家浜至南澹口可徑入海乃濬令廣深上屬黃浦于是水勢遂不復東注淞江而盡縱諸水以入浦浦勢自是數倍于淞江矣今攷其入浦之水自李塔滙分枝者則有若南錢塘官紹塘米市塘南俞塘鹽鐵塘北俞塘洞涇馬塘六磊塘車溝新村塘吳店塘烏泥涇

華漕港龍華港蒲匯塘諸水此亦華亭上海二境自
南迤北而東入于浦者也自界涇橫泖分枝者則有
若高蔣涇顧厓塘前後岡塘上下橫涇方西塘淺沙
塘金匯塘閘港下沙浦即鹽鐵塘鹽鐵塘都臺浦沈莊塘
周浦塘三林塘黃溜濃馬家浜陳村塘諸水此並華
亭上海二境自南迤北而西入于浦者也其盤龍塘
沙岡塘竹岡塘橫匯塘新涇諸水則二境之間自南
至北達于浦而通于江者也夫浦勢湍悍入海徑易

議者以為可補東江之闕又以為淞江濬則太湖之水盡決而東南境內受水多必泛溢為害若淞江既濬宜急復東江故道使水勢奇分則三郡宜皆有益或又以東江通則鹹潮溢而近江之田復為斥鹵之壤矣通東江不利其言如此雖未必盡是亦並為論次庶夫計議者有攷驗焉

呂光洵常州府境水利說

常州地勢視蘇松為高然北枕大江南控太湖凡水之

猥集其境內者往往合于漕河竒分之而流注于江湖焉蓋亦百川之巨都也今境內之水若武進之東自望亭出風波橋入郡界者曰漕河漕河之南曰陽湖東南曰宋建河又東曰惠明河河之支流並流入于漕河漕河之旁曰邗溝邗溝分為二水與後河合流入于漕河又鳴鳳河東北枕漕河又南通白鶴溪糴澤河東流注于渦湖渦湖在郡城西南與宜興分派若西蠡湖孟瀆清河蠡瀆華渡河黃土瀆余柯瀆

諸水或南或北並上通漕河下流注于太湖者也又
邑之南曰永安河河之支流一自西南通漕河一自
無錫漕河東北逕紫溝河入于大江永安之外為得
勝河剡銀河小新河通濟河順塘河陳塹河伯牙瀆
網頭河河之支流相通屬者並東北合流而入于江
者也若灣瀆河戚墅港白馬涇諸水竝西北屬漕河
東南屬宜興界中而流于太湖者也此武進境內之
水也無錫之北曰閘口河閘口之水東逕蔡家渡分

流入於江陰界中新河羊尖河嚴埭河又分流與閘口合芙蓉河五瀉河歐瀆諸水又並北入江陰界中而流注于江者也又慧山之陽梁溪之水出焉溪繚歷山之西南陬入于太湖又北與運河合邑之南曰長廣溪溪之水南流至開化鄉分流出獨山門入于太湖小五湖自太湖而東逕長廣溪西與大宣渚合大小宣渚自梁溪至孤瀆口分為二水南逕青祁渚又南通小五湖入于太湖又邑之北曰雙河河之水

自錢橋貫直河港與雙牌港合西貫直河入武進之陽河直河之水又南入于太湖又邑之南曰塘于渰南通洪丘渰與太湖相屬又東北入于蠡湖與長洲分界濠湖又西出蠡湖與吳縣烏角溪合流注于太湖而閭江則又在太湖之濱者也此無錫境內之水也宜興之南曰荆溪荆溪之水東流注于太湖達于淞江入于海荆溪之所通屬甚衆若狀溪章溪周瀆鰕涇慈湖溪湖狀渚童渚張渚諸水並流注于荆溪

者也荆溪之下曰百瀆荆溪之東曰東九溪其西曰西九溪上自溧陽合併剡渰諸水逕荆溪入東九溪繇百瀆入于太湖東九溪又北流為東蠡湖梅村湖又北屈而入于運河運河北通太湖湖受水衆潰漉泮瀾勢振湖陸唐孟簡乃疏為渠以殺其勢謂之孟涇涇水又西入塞溪溪之源出于洮湖又東入于荆溪邑之北曰東湛瀆西湛瀆並合流而西入于運河者也邑之東南曰忻溪又東曰陽溪曰沙塘港並東

北入于太湖而大浦則又在太湖之濱者也此宜興
境內之水也江陰之南北引江水入于黃田港橫貫
邑中南絕蔡涇逕青暘達于五瀉河者曰漕河漕河
之水分流為長河入繇里涇出新河新河之西北曰
青溪河又東為蔡港其支流並西南入于長河漕河
又分流為南北山塘河南逕武進縣界中入三山港
若立埭河崇溝河申港利港並北通江水南入武進
縣流注之又邑之南曰橫河河之水繇黃田港出春

暉門東流入令節河與谷瀆港合谷瀆北引江水南
行逕三河口分為二水又范家港北引江水南行與
谷瀆合谷瀆又東接倪塘河入常熟界中流注之其
黃山白沙石牌石頭雷溝陳蔡諸港並從大江南流
入邑中而達于橫河者也此江陰境內之水也夫常
州四邑之水又有緩急夫宜興以一荆溪兼受數州
之水其衝決之勢猶居高建瓴甕也故于荆溪之下
釀為百瀆以殺水勢又開橫塘貫其中矣引荆溪之

水並入于太湖然以太湖受水多而宜興為諸水入湖要道仍復于宜興之上溧陽之間置五堰堤塞之令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絲分水銀林二堰北決于蕪湖其方畧可謂至備矣然今所謂百瀆在宋時知縣樓閱所濬治者止四十有二餘皆湮塞今湮塞者又不知其幾而五堰至唐末已廢自是宣歙諸水不復決于蕪湖而反東注于太湖矣太湖上當衆中水之衝下有吳江湖隄之阻水勢洄洑瀰漫盈溢納而

不吐貯淤成陸雖近瀆低窪之田一遇旱暵而鬱為
枯壤矣江陰地勢最卑當漕河下流又為衆水入江
要道去江壩可二里並江多山土隆堀墳起日以廣
斥蓋古所云息壤也然土性輕脆善崩春夏水盛輒
敗壞填淤數丈而河勢又曲渾潮逆上日雨至泥沙
隨潮停蓄武進無錫之十四瀆斗門又廢即無上流
水勢可刮除之故黃田閘九里河兩涯膏腴之田往
往蕪穢不可耕治議者以為濬治隄防於宜興江陰

為急武進無錫次之宜興宜疏百瀆夾苧千百瀆橫塘之口江陰宜濬申利桃花諸港武進無錫宜復十四瀆糾門使百川流行必無填淤盈溢之害矣若靖江環江而邑境內之水皆股引取之而還復于江其利害與四邑殊等畧與蘇州崇明同故不論

呂光洵鎮江府境水利說

鎮江據三郡之上游而北負大江地勢中高受水甚少唯南與漕河相通而北達於江然漕河之水其勢于

東南為順北出為逆故昔人于金壇丹陽二邑築壩
堰以隄塞之令不得東南流又至冬江水漸縮水跡
去江隄甚遠而水勢又北出為順境內至無所蓄
故又于京口置閘啟閉之令不得盡洩于江自是漕
河之水唯與其境內之水相吐納耳今攷其境內之
水若金壇西北則有西洋河上受長山三茅諸山之
水繇十字河以入于漕河河之東復分流並入長蕩
湖河又直流為穿城遠城二渠繇縣南壩與後陽干

南塏河經東壚崑崙二橋合流入白龍蕩出方洛港
以至長蕩湖其西南則有薛埠白塔張橋三河上受
大茅四平鴉髻黃金瓦屋諸山之水絲唐王溪三里
河東村諸橋至三汊河下塘橫河並互流入大浦新
瀆荷花等港以注長蕩湖其東北則有陳塘中塘堯
塘諸水入錢資蕩其東南則有白橋大雲下湯諸水
自燕子下湯港以注長蕩湖漕河又北行經丹陽練
湖為丹陽巨浸湖之支流自斗門閘南流迤東以達

于漕河河又自七里橋分流入橫塘經珥瀆河珥瀆
之上為珥村鎮河又經珥村之東絲黃連呂莊等橋
抵東南為白鶴溪絲白鶴分派自南而北為丁義瀆
絲珥村之西自左墓達黃土迤南為湖口迤北通簡
溪簡溪西受太平河之水東行以達于漕河河又經
上下夾岡抵郡城之南乃折而西流枝分貫于城中
北出復合流以入于江若丹徒四境諸水則有紀灣
岡濫泥洪杜墅湖鄭湖新豐湖寺湖馬林溪馬潭萬

頃洋者其勢不能盡達于漕河然于境內引水溉田甚便利不可畧他陂塘小渠之流甚猥衆今不復推究焉夫鎮江地雖高而原隰之衆窪三邑之中亦有殊等若丹陽之練湖于諸水最大然曲阿地勢岡阜彌月不雨其所渚即自索金壇視二邑為下而長蕩湖諸浦其大雖不能與練湖相埒然多淀淤水則汎濫民又以潦為憂議者以為于丹陽宜疏斜橋諸港繕完曲阿以防北流為旱歲備于金壇宜疏長蕩諸

浦以導東流為潦歲備而丹徒則又準二邑之高下
庶周于所慮而無偏廢之病云

王臬金壇縣運河說

即古荆溪今為糧運要道自城北至丹陽七里橋橫介
于邑中者七十里西受左墓濯纓二港之上流旁出
東暨南者為鶴溪鐘秀聯秀穿城遶城之五渠為下
流夏秋雨多固泛溢瀰漫矣冬春雨少則運道淺隘
歲歲築壩于五渠之口及撩淺蓄水以資運萬厯四

年巡撫都御史宋儀望建議置閘于七里橋岸頭橋
莊家湖三河口以省築壩撩淺小民亦喜息勞衆口
稱便上下議合遂爾成閘今詳岸頭河口閘隔遠運
河十五里自閘而上有北渚岳莊東林五六萬頃之
蕩前莊堯塘四五十里之河莊家湖閘隔遠運河三
里自閘而上有徐塘下墟萬頃之陂必俟其汪洋充
滿然後可撐拄運河之下注而漸漸停蓄殊非救時
急務故仍歲歲築壩撩淺以資運且霖潦一至則閘

口狹小阻礙下流以致上流泛濫沉沒城北七十里之低田是不惟無益而反有害欲省民勞而置閘則水關七里橋原有閘窾鶴溪鐘秀聯秀遠城之四渠各有橋窾傍窾而為閘則取彼三閘之一而足辦矣為力少而成功遠當亟圖之

吳韶水利修圩說

禾生于水溺之則腐蘇松水田卑下暴雨每高于田不可無塍以障水也然一塍之間田連千畝業非一主

不有官司督役孰先為之自正德來水利全廢塘長
人役不復知水利為何事舊塍高六七尺者或與田
平水無所限遇潦已不足言稍遇旱暵向來塍岸塌
土成灘水不可到畝庠無資禾亦就萎饑莩盈塗率
繇于是又況塍坍浪洗田畝日虧不免以虧田糧而
加之見田糧愈重而民逃又不免以逃戶差而加之
見戶賦役日繁民斯輾轉良可歎息為今日計必也
清其舊役倣其成規思濟旱如救焚念防潦如拯溺

圖其久逸而無憚于一勞則厥事之濟為無難而輔贊乾坤化育之功有在矣民固有勞之不怨者斯之謂歟塍既成保之又不可以無道湖田水濶而岸易摧昔人常甃以石不久復壞後因言植茭蘆于岸脚以護浪梅天水發蘆已茂而浪不可衝也攷元至大初江浙行省督治田圍岸體式以水面平為第一等高七尺五寸底濶一丈面濶五尺田高于水一尺為二等高六尺五寸底濶九尺面濶四尺五寸田高二

尺為第三等高五尺五寸底濶八尺面濶四尺田高
三尺為第四等高四尺五寸底濶七尺面濶三尺五
寸田高四尺為第五等止添備水高三尺底濶六尺
面濶三尺若山水源落圍岸迫近諸湖去處自願增
進者聽本朝弘治間姚工部文灝立為五等圩岸式
田低于水者底濶一丈五尺田與水平者底濶一丈
四尺田高于水一尺者底濶一丈二尺田高于水二
尺者底濶一丈田高于水三尺者底濶九尺面濶比

底各減半高亦以水為準外面各離水八尺

沈啓吳中水道說

水道者水之道也由地中行而無不下之謂也激之者石窒之者土留滯之者草梗皆水害也害貴決之以循其流行之道道得則緒洩之政可舉灌溉之利可興貢賦之職可修是皆水道乎始也

沈啓吳中水源說

治水自下流始人咸知之故識者曰蘇州之于十郡猶

九州之竟也其治之固矣獨不謂嶓冢岷峨龍門積石奚所遺乎夫源一也而委未嘗不百也孰謂太湖為委而源則不止于百乎况環太湖之源而為地者幾倍于湖則環太湖之地而為雨之積者更幾倍于湖矣洩太湖而為委者不亦艱哉議者謂下流之導其十不若上流之殺其一為功倍云

歸有光三江說

古今論三江者班固韋昭桑欽之說近之但固以蕪湖

東至陽羨入海昭分錢塘江浦陽江為二桑欽謂南
江自牛渚上桐水通安吉歷長瀆為不習地勢程大
昌辨之詳矣然孔安國蘇軾所論亦未必然也今從
郭璞以岷江淞江浙江為三江蓋自揚州斜轉東南
揚子江吳淞江錢塘江三處入海而皆以江名其為
三江無疑但淞江湮塞細弱無復江之形勢世遂忽
之而不論耳宋淳熙中直學邊寔修崑山志言大海
自西泮分南北絲轉斜而西朱陳沙謂之揚子江口

絲徘徊頭而北黃魚塚謂之吳淞江口浮子門而上
謂之錢塘江口三江既入禹跡無改此今日之所目
見諸儒胸臆之說不足道也

王志堅曰三江之說自昔互異各有所本唯歸太
僕茲議為鑿嗣曹盾儒輩皆宗之矣然論東南水
利以東江吳淞江婁江為三江未為誤謬不必遽
執是說以斥之

歸有光吳淞江下三江口說

史記正義曰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
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曰淞江古笠澤江一江東南上
七十里白蠅湖名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二
百餘里入海名曰下江亦曰婁江其分處號三江口
顧夷吳地記淞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庾仲初
注揚都賦太湖東注為淞江行七里有水口流東
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蓋淞江之有婁江
東江如岷江之中江北江九江其實一江耳昔賢以

此解淞江下之三江口非以為禹貢之三江也吳郡
續志云淞江受太湖一自長橋流入同里犂湖瀆田
白蜺江入薛澱湖一自甘泉橋繇淞江尾東葉澤湖
自急水港至白蜺江入澱湖而注之海以正義吳地
記求其所在則淞江北行七十里分流者當在今崑
山之境說者徒欲尋求二江而不知繇淞江細弱所
以奇分之水遂不可見續郡志云崑山塘自婁門歷
崑山以達于海以劉家港為婁江意亦附會也

鄭若曾練湖說

練湖即諺所謂開家河也在丹陽縣北百二十步自馬林至縣治沿河上下週圍約六十餘里迺丹陽所視以為利病者也何也丹陽乃運道所經運河之通塞常係于湖水之收放十六水函與七石匣是也運河之水原係江潮從京口丹徒二閘而來若江水涸時則二閘之水不至而運河不通所資者開練湖諸閘之水而已向來豪家多占湖為田此義不明已久須

縣令留心經理當水涸之日禁民開閘常養湖水以
備蓄泄斯利莫大焉不可忽也

曹盾儒三江說

謹按水經岷山之水東過牛渚石城分為二其一東北
流過毘陵北為北江今揚子江所繇道是也其一東
南流逕寧國又東北為長瀆漑河口南東注于具區
為中江往時土人呼為瀨陽江是也其江水復自具
區枝分歷烏程抵餘杭與浙江合為南江故謝靈運

曰具區在餘杭而郭璞江賦亦曰注五湖以漫漭古
之江水派分如此太湖號為震澤勢極泛決有以哉
匪但受宣歙湖婺諸山之水已也蓋自廣通固城壩
堰既設中江流絕故向時泛濫之禍少殺三吳鮮墊
溺之災民得佃作雖時有浸淫不至陷由卷淪海鹽
蕩武原矣下流易壅每費開濬亦職此耳楊修湖賦
曰頭首無錫足蹄松江負烏程于背上懷震澤以當
胸際其渺瀚詎曰諸郡水利之滙已哉

曹脩儒練湖說

按杜佑通典練湖亦曰後湖劉宋顏延年有侍游曲阿
後湖詩所繇來古矣李華復練塘頌所謂大江具區
惟潤州其數曰練湖幅員四十里刺史韋損廣之為
八十里是也茲湖之水旱則放潦則蓄西南諸山泉
雨之滙也每遇水涵開閘放水一寸則運河水尺運
舟不梗耕者資焉今為豪家佔佃官為給帖自丹陽
丹徒金壇環地三百里旱則懸耜水則浮桴况于運

舟歲室艱楚萬狀奈何不為之所也念塘林公亦曰
修練湖不惟通運道且益民田非與 又按六朝齊
鸞永泰初王敬則反會稽至曲阿曲阿令丘仲孚収
船艦鑿岡埭瀉瀆水以阻其路留數日臺軍克之則
此地之有湖此湖之為重較如也 又按御史劉曰
睿觀吳錄曰練湖坐落丹陽上受高麗長山諸汊之
水泛濫為災始自先秦時居民疏告官司議將開姓
田地築梗瀦水得免旱潦始名開家湖週迴四十餘

里計畝一萬三千有奇晉陳敏據有江東改名曲阿
湖南宋文帝遊幸其上更名勝景湖至宋建炎間值
亂練兵于此遂易今名載在水經誌冊居五湖之一
也

曹盾儒草堰橋河水利說

丹陽舊築小城以守後擴而大之中間腰城未拆而縣
治反在腰城之內設有寇警將獨守小城棄大城弗
顧乎又按城中井泉頗鮮每就運河而汲萬一為盜

所過城中立枯縱有舊水久亦污穢不可食矣今宜
拆此腰牆于水門內置閘啟閉夫腰牆拆則中小南
門可塞戍夫減矣米市之西有草堰橋河及水門外
通延陵萬頃洋太平香草及長山八十四汊之水引
入城中北注運河今洞門塞久水衝城脚轉而東行
怒濤洶湧城類頽圯况附近居民不獲水利公私不
便宜大啟水關或開丈餘水洞疏其淤堦殺其衝激
城可使無危也且水溢城中運河不梗而西南諸村

亦可使無墊矣

曹脩儒龍開河水利說

丹陽丹徒之交有埤城諸鎮西南抵山南北遠江幅員百餘里其地西北高東南下金牛等山九十三汊之水行其間別無河瀆又東南至九曲河遼矣故每歲夏秋間江水不入山水不洩埤城而上赤地一望埤城而下魚鼈行陸民甚楚之今考有龍開河者午貫其間西北為孩溪港東南為新河口長曲將四十里

也惟自孩溪港而南四五里許至紀灣崗有崗土二里許梗焉今開之利有四一曰鑿崗濬河則方百里之民旱潦胥濟二曰江中舟楫往來徑收孩溪港以達孟河可免外轉圖山飄劫之患三曰運河或阻絲孟河道此亦濟其不及四曰此崗未鑿則龍開河之水不迅不深山水注之不能容或行地上居民築堤守焉堤左之人盜右堤右之人盜左或至兵刃開之可使俗睦但此河不可開之勢亦有六此河勘官須

自孟河堡西北行始知開挑之利自小丹徒東行則
不見其要領一也往年曾一濬治也紀灣岡下有翟
姓者田一二伯畝乃占河身而得熟者乃密埋猪血
于岡下官至開出詭稱龍脈不可傷遽已二也開此
港官民航便焉丹徒丹陽諸處之民失利必為阻執
三也受水利之民皆貧乏戶官吏勘視漫無禮款况
使費耶而阻水利若翟姓者反甘出賄四也丹徒丹
陽舊有河工銀兩冊籍內物也開此河即用此銀便

甚今阻之者多言錢糧無措而吏胥乾沒河工銀者
唯欲開濬小河以塞責若開此河費大無羨多為之
說五也兵變時少而民受旱澇日多坐憂兵防守港
之事而斃我百里之民利害必有能辨之者今人必
曰開此河則上下港門必須置戍當此減兵之時乃
欲益兵不便六也又按紀灣岡乃上阜濶二里零八
步高四五丈耳如曰為力之艱也則向之開運河而
鑿夾岡者何人耶今使得利之夫用力掘去彼亦欣

然不半月通矣方百里寔民命關焉仁人所宜究心也

韓浚嘉定縣境水利說

嘉定幅員不百里而塘浦陂池大者以數十計次者以數百計小者以數千計複出多岐縱橫紆直至不勝紀蓋古者治農之官疆理之密疏鑿之勤猶可見也縣額設簿一員專董水利然簿之于民既未必疾痛相關而民之于簿亦未必指臂相使徇名興役空文

報成即鏤冰畫脂無殊矣故自昔長吏之賢者曾不以水利為大政額故有河夫銀三伯兩曾不當三軍之囊糒餘更無可轉移勢不得不取給民力顧小民胼胝以勤其事巨室拱手而享其成故役者常有不樂為用之意當熟計其便每歲必以十月預發教于四境令民各以應濬工役列上然後躬自巡行度緩急而舉事量繁簡而鳩工衣食之源貧富賤貴所共也自非例得優免者宜倣他邑縉紳家貼役之意令

出財佐之又必出舍河旁嚴立期會分別勤惰即行
法稍峻不得稱苛蓋令長身勞怨以慮其始而後佐
貳無私事以掣其權上夙戒而視其成而後小民爭
趨以致其力大較居此土者無一歲之定纔無百歲
之計勢使然也語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是在長民
者加之意耳

耿橘白茆港通塞說

白茆港出常熟縣迎春門起至海長八十里皆常熟境

也凡太湖之水自無錫長洲而下者若蠡湖若元和塘若陽城湖以逮崑山之傀儡蕩巴城湖皆會于華蕩昆承湖尚湖絲白茆入海故白茆通則長洲無錫東注之水咸有所洩太湖底定白茆不通則常熟為巨浸而長洲無錫諸水與崑山渺漫之一枝皆無所洩而太湖不定矣自昔以東江吳淞江婁江為三江夫浙西一區杭嘉湖蘇松常鎮七郡水咸以太湖為壑太湖又以海為壑而以三江為門戶後東江廢引

水紆迴北向猶藉白茆一線以分婁江之勢故白茆之通塞為今日目前至急之務按白茆港長一萬六千二百八十二丈濶狹不等開深一丈二尺土一十九萬九千七百八十四方夫三百九十九萬五千六百八十工工食銀九萬九千八百九十二兩此呂巡按光洵所考定非浪著于冊者然斯役也無論先代入我明亦經五舉若夏尚書原吉徐侍郎貫李尚書充嗣海都憲瑞林巡江御史應訓咸後先相繼董其

事而經費有煩簡之異享利有久暫之殊此其故何
也有調夫旁郡二萬餘人者有大發近郡徒卒工費
視前加倍者而海都憲之役計費四萬有奇未幾而
旋淤說者謂海方注意吳淞而白茆委任稍疎林御
史則費不過二萬五千而迄今白茆之蹟却有頌者
馴至今日此港淤沙日積海變桑田自海口至墩頭
三里間一帶陰沙或東或西恒無定勢其水深不過
一二尺此為塞漲之根自墩頭而西抵雉浦七十餘

里淤疏相間大半淺狹矣淺者水不過一二尺狹者僅容一舸則宣洩奚賴詢諸父老萬厯七年林御史巡江實止濬中段四十五里自海口至橫塘二十一里自歸家橋至迎春門一十五里想未壅淤故不之濬若橫塘以東歸家橋以西往時既爾深濶則中間四十五里之內豈如今日之淺狹又豈如今日之淺狹至七十里之遙哉唯一旦淹塞無論邊港高區失灌溉之利遇旱如涸轍枯鮒不能望救西江即常熟

之南之東南之西南低窪萬頃東洩之道既絕西來
之水日瀦不必于大潦之年而稽天浩淼已在目中
萬一商羊為虐更有不忍言者故不特華蕩昆承尚
湖難受瀦蓄蠡湖元和塘陽城傀儡巴城諸水俱不
安位太湖汎溢吳中有莫救之禍而疏濬可置弗講
耶

唐鶴徵常州府全境河渠說

自古論河渠者有二利轉漕溉田而已吾郡雖云江湖

澤國安能廢畚鍤程功見稱財賦輿區悉取辦田農
拙業察其去來之性時其蓄洩之宜則兩者俱利苟
為不然則兩者俱病矣江南地勢雖若平行然西北
高而東南下自京口以至武林其高卑豈止尋丈計
常鎮居西北上游災惟苦旱蘇松嘉等郡處東南下
流災常苦潦昔年夏忠靖公合四郡之力以疏吳淞
江取其洩耳又合四郡之力以鑿孟瀆河蓋取其納
焉水勢可緊覩矣自吾一郡言則武進江陰在北無

錫宜興在南其旱潦疏濬又可推矣吾郡之水其流者莫長于江長則源流不竭其匯者莫大于震澤大則儲洩有餘况惟運道直貫其中或統其綱或職其緯殺獨盛之勢集衆趨之流實利多而害少者也吾郡所分攝一伯六十餘里所藉疏濬其實無幾倘能一濬而深可保百年無役何也岸堅而水多也奈何水曹賣富差貧編夫輒至槩縣且利在速成傍岸之泥必不盡去河底之淖何必甚深則屢疏而數壅不

可知矣此以運言也若灌溉之利則兩涯得利人夫
足以給之勤惰不齊則官司課督之而已丹陽呂城
而下張店舖始入郡界為武進治地十里至奔牛十
五里至連江橋五里至新閘十里至郡城西水門昔
年漕河出入東西兩水門貫城而行官民之舟晝夜
不息至嘉靖末倭亂江南難于防守始以城南舊濠
為運道既而又築文成壩東始入運河故道去十里
至丁堰十里至戚墅堰十里至橫林十里至五牧為

無錫治地與武進分界十里而洛社自郡城而下橫
林洛社民居甚密河道稍窄棄灰游泥足墊塞道秋
冬之間時有阻滯十里而潘葑十里而高橋十里而
無錫其先無錫南城圯舟北貫縣而東行嘉靖末亦
以備倭築城運道遂遠城之西而出其東南二十里
而望亭與蘇之長洲分界矣此一伯六十里乃為運
河正道江南水鄉故多枝流張店舖至郡城枝流之
大者北出者三枝南出者二枝其北出者一曰孟瀆

河則自奔牛而分者北貫孟河城而出江凡三十里
即孟簡所鑿夏忠靖合四郡之力而濬之者也萬厯
初說者以京口漕至儀真逆流而上者六十里未為
安流欲于孟河對泰興而渡不知至此已濶即截流
而渡亦六十里矣風波更險盜賊出沒無問白日其
議乃絀然旱歲頗得其利令人守孟河閘潮至而啟
潮平輒閉其流可以六十里至郡兩岸灌田不計其
數一日德勝新河則自連江橋而分者繇大河直達

于江又分而為剝銀河小河戲龍河小龍河白龍河
昔皆通江今悉湮闕矣令其如孟瀆之閘未必不獲
孟瀆之利無奈其渾濁之易壅也惟養濟河花塘港
延壽河安寧河太平河東西如織皆通德勝新河于
孟瀆或可因孟瀆以收江潮之利耳一曰北洞子河
自新閘而分繇顏塘河北出澡港以達于江細流會
之者甚多利大通濟亦附焉西河洞以東冗雜細流
不足紀述惟自郡北出以通江陰與江陰支流相錯

須合江陰言之俱別見江陰其南出者一曰直瀆分于奔牛東三里又東分為官瀆河又東分為南洞子河蓋與北洞子河相對而分者也又東分為海子口河官瀆先合于南洞子又合于海子口河西南行始與直瀆會于三溪口入鳴鳳鄉為鳴鳳河又南行數十折入欽風鄉為白鶴溪始雖分而為四終合于一者也惟洞子河分流一枝東行至東戴而橫林出孫塘橋注南運河之徐湖渰其流雖微亦運河通南運

河之一路也郡城西自古稱西蠡河

即南運河

河南出

之最大且長者自所橋南出普濟橋十里而至陳渡
橋六里而至游塘四里而至丫河十里而至萬塔十
里而至塘洋十里而至寨橋十里而至鍾溪西蠡河
至此實為武進宜興分界鍾溪以南十里而柵頭七
里而河橋三里而塘瀆十里而計亭五里而湛瀆五
里而十里牌十里而宜興縣此宜興溧陽之運道也
故曰南運河南運河至丫河適與西太湖相直故其

中一股出入于西漚湖名蠡瀆港西股則循湖之西
為孟涇河西歷懷南欽風大名棲鸞尚宜五鄉九十
里極湖之南而與金壇宜興分界其間枝流如下簫
垂虹邳邳下溪余澤平原孝感遺柯市奔張河諸河
瀆雖長短小大不同要之皆直入西漚湖者即白鶴
溪亦繇垂虹入湖矣然孟涇一河乃鄉人畏漚湖之
風波而鑿之者與河瀆之入湖無礙也自蠡瀆港分
流遶湖之東南以至宜興皆南運河也漚湖之東運

河之西其間如白魚灣龍門港大洪港龍蕩港普安
港楊柳港棟櫟港湖瀆港唐瀆港莊瀆港馬塔港湛
瀆亦長短小大不同要之皆直出西漏湖者竊嘗聞
形家言始知此有西漏湖之故蓋以丹陽之水初不
直下武進繇七里橋入荊城港至金壇會洮湖又會
武進西鄉入湖之水不得不注于西漏湖以入震澤
故不特大勢向東南其散流曲港非折而東即折而
南其去郡城已十六七里無不自郡城之西遠郡城

之南而東出者未至了湖五里有沙自東來名曰徐湖尖蓋徐湖渰中之沙也分南運河而為二一股仍為南運河一股絲徐湖橋而東絲浮蕩降子豐城三橋入採菱港出安定橋以合于運河又絲社橋分一枝達之上店河曰長溝此南運河東流之第一枝也其一青龍河自萬塔河合三渦溪至查冠橋入青龍河至老鴉浜亦北合採菱港其一順龍河舊名柘塘河自塘洋港引入延袤五十里亦通走馬塘老鴉浜

走馬塘皆採菱港之南流也大抵採菱港為郡東運河初南出之枝直南而行雖其枝流不一稱名不同要之直通新塘下埠而入于震澤者故西來諸水未有舍之而取他道以入湖者矧自此而東曰戚墅港絲虞橋洛陽戴埭以至華渡節節與採菱港諸河會再東則絲飲馬河入南北陽湖節節與戚墅港諸河會亦至下埠入震澤再東則為無錫界矣南運河未至鍾溪五里曰老鸛嘴過鍾溪五里曰官才瀆其入

口雖相去十里均之皆合于曹橋運村而東行以入
華渡百瀆者過此而塘瀆一枝則出計山之北其流
甚微繇官渡橋南入陽山渰湛瀆一枝則出計山之
南其流甚大繇下培渰南入陽山渰並出竹山以入
震澤者也蓋宜興兩脇皆水西曰西沕東曰東沕水
以沕名以其長九里也西沕凡三合二十七里東沕
凡二則一十八里悉從西北趨歸東南入湖蓋荆溪
本係江南最下之地故銀注未築之先長江之水不

盡趨其下流而采石引宣歙九陽之水徑趨宜興故
宜興十年而九潦濬百瀆以歸震澤濬三江以瀉百
瀆單鍰之議所以汲汲也東壩既築上流之灌雖少
紓而金壇溧陽之水猶集卑窪之形勢則固在也兩
沕之風波則固在也西沕南北必繇西沕以入縣多
苦覆溺成化間宜興知縣袁道自五洞橋至土圩鑿
河凡五十里名曰後袁河蓋對漢之袁圯而竝稱之
者西沕以南之民可無涉沕矣自萬厯初水利御史

林應訓再開汎北之內河繇城塘橋以東蕭家浜過鎮塘南塘二橋槿村程墅常富抵張思橋福德橋凡三十里入南運河以便溧陽之運而汎北之民可無涉汎矣東汎之長減西汎三之一廣減二之一故嘉靖間知縣馮惟訥常濬通澤河西接荆溪東連震澤而東汎之險可避然西鄙之水必盡入東汎而後可以出震澤縣東南五十里有定跨烏溪蘭後三港似為宜興下震澤正路湖汊南來之水與溧陽洮滬西

來之水適會于此蓮花蕩之汪洋渟泓足以容蓄乃以湖盜之縱橫湖商之逃稅遂從而閉之北行二十里東出一枝曰橫塘傍震澤而行循橫塘以東過陳橋周鐵下洙至下埠港相去九十餘里皆有瀆入震澤往有百瀆今僅七十餘瀆蓋上游之來水既緩則下流之疏濬自怠恐將來更多堙塞矣然如陳橋周鐵下洙一帶水勢甚大不易闕耳竊嘗計之武進下無錫之水僅可十三諸港下震澤之水當十七宜興

下震澤之水十六絲武進下震澤之水亦十四則知
宜興之獨為低下矣武進與江陰相錯之河首曰通
江河蓋至通江河則西河洞臥龍橋所橋諸小水俱
會矣直東而行為武進入江陰通渠曰綱頭河郡志
謂其延袤六十五里恰盡武進入江陰界矣乃地圖
又稱為北順塘河豈一河而後先異名耶其南分運
河而通綱頭者三一曰平塘港自水平橋至倉頭入
綱頭河一曰丁塘港自丁堰至洋頭橋入綱頭河一

曰戚墅港自戚墅堰至三山港截綱頭河而入江三河惟此為最長合衆流為最多者也綱頭河北出通江者有七其一自倉頭河分枝出龍窟港北流入依仁鄉曰澡港自蔣林橋分派至錢家橋仍合本河曰利大河自下象橋分派至小劉橋仍合本河曰通濟河其一未至鄭陸橋三里北出一枝曰王汀分而為二一出王汀一出桃花港通江陰立埭河五里入江其一自楊頭鄭陸居涇口直東北行三十里入江曰

利港其一自鄭陸北出曰蘆埠港二十五里入江其
一自後塘橋東北入江曰申港流皮港南來接之東
北入江一自三山石堰東北入江曰新溝一自東姑
出一枝北行為九曲河又自聖堂橋分一枝至麻皮
橋與九曲河會而北出江陰大君橋曰舜河東出則
繇孫公橋會三山港出江陰虞門橋曰龍溝河其北
通網頭河分派而南者六一自白洋橋東曰百丈河
一自後塘橋東曰興龍河一自三河橋東曰陳湖港

又東曰夾涇一自周濟橋東曰王家港皆不能南通
運河也一曰經河在絲里山西南自石撞引五瀉堰
過青陽北至山塘河口接夏港一曰塌水港西南自
楊淮口而東北出月城北以達于經河一曰崇溝在
秦望山陰又名北山塘河自三山石堰東行二十里
達夏港一曰新涇岑村西南三里絲崇溝合夏港以
達于江一曰漕港自四河口分流而行折而北二十
里出山塘河西口達于石堰武進北界盡矣大都諸

流皆合之為江陰運道者也江陰運河在縣治南北
引大江入黃田港橫貫縣城南行截蔡涇茶村青暘
七十五里達五瀉河出無錫之高橋與運河合其南
出之枝一自青暘出武進之橫林一自楊岐河出石
撞通無錫之洛社皆先與運河合此地皆昔年之芙
蓉湖今皆成田矣江陰運河以東之水莫大于橫河
自回塘堰接黃田港出東水關橫亘東北境七十里
入常熟界次之為長河即應天河也于縣城分橫河

南流折而東西北至磨盤墩通黃田港東南至北角
接清水塘入常熟界其永安河觀莊河清溪河皆東
入蠡湖以備旱澇又皆自西而東通長河于橫河者
也長壽河在時山東南分長河之枝至時山西復分
為二北一枝繇馮涇馬涇入斜涇以合于九里河南
一枝繇流黃入楊岐河又飲馬鎮河繇界涇通高陸
堰倪塘河則繇清塘而東南至顧山入無錫界泰清
直塘馮塘湯村皆長河之分枝也無錫于運河之南

則接武進界曰雙牌東引運河至神護鄉入陽湖港
于運河北則接江陰界曰墓塘港在縣北興道鄉自
咸塘西為鄒祁河至興寧界口名墓塘尖為墓塘港
行二里許與西瓜瀆會接江陰界雙牌之東曰直湖
港在青城鄉東引運河西北入直湖又東曰雙河引
運河過錢橋越布政鄉貫直湖港南下震澤無錫繇
郡城至宜興水道二百餘里自雙河取道華渡百四
十里可至宜興矣蓋二縣皆在郡南故也自雙牌以

下四港相去不遠故或會于陽湖或會于直湖皆繇
慧山之西以入震澤者慧山之泉聚為梁溪北入運
河繞慧山自開原數里過仙女墩折而西南行分而
為二東曰大渲渰西曰小渲渰中隔平壤相去五里
許南行十餘里會于清祈渰稍南為長廣溪長三十
里廣里許受陽明開化諸山之水北合五里湖南合
洪丘渰併清祈渰則赤城溪新安溪唐于渰無不會
矣而後入于震澤蠡湖凡八十五里則為孟瀆亦謂

之蠡瀆東接運河西合梁墓涇南行十餘里至蠡湖
南入赤城溪自蠡口分流而行已入唐于滄矣況東
葑瀆在縣西二十里已引運河西入蠡瀆乎則是錫
邑之水南下蘇州者不能三分之一而西趨震澤者
十分之七矣去城北二里有閘口河舊從五瀉口來
宣德間始鑿之繇顧城南至蔡家渡分而為二其一
循城而東越景雲至梅李鄉而入于百瀆其一東流
越膠山鄉而與宅仁鄉新河北接江陰俗謂之南北

興塘河無錫之水自邑東而延于西南莫長于此者
幾繞四境而遍之矣又徐察之宅仁與張涇一帶乃
無錫所稱高阜水無逆上之理北興塘東受江陰之
流而入南興塘者人自邑出適據其中故以分而為
二不知其高下必有分矣其咸塘嚴埭張塘大都在
縣東北盤旋分合于興寧天授間而接江陰之流者
為多鴨城河在縣城東梅李鄉分自運河至景雲出
江陂橋越梅李上福至延祥而止在景雲者為王莊

橋河江陂河在梅李者為新塘河為鴨城在上福者為信義瀆為杜家河亦名太平橋河至延祥鄉蓄為謝蕩引流至甘露分而為二過濠橋一絲月河皆東至濠湖即俗所稱鵝肫蕩也其破塘潭塘斷塘橫塘皆在縣之東破塘則自鴨城分流越秦伯而入蠡湖潭塘則自鴨城分流北行為劉家河截興塘新河接斷塘則太平之別脈南至延祥入于濠湖橫塘則信義瀆之旁注於北者東貫走馬塘為芙蓉塘河至懷

仁鄉為盛塘河入常熟界大都天下之物恒爭于其所不足而棄于其所有餘洛社以北疏濬竭人力而不敢告勞洛社以南則運河未嘗告澀有餘不足之明驗也十里之間水之有餘不足頓異豈無錫受江陰之流獨多邪抑無錫之低下幾與震澤平耶不獨橫浦獨山豆塘諸門與湖灌輸而開原富安新安開化揚明歷五鄉九十五里處處與湖通而水反有餘非以其平故耶昔人以邊江諸閘為瀉內地之水昔

姚文灝獨以為納江洋之流或未覩潮汐之故高下之形者也江南之高下原不相懸江潮之來至以尋丈數日不雨深流或至膠舟決旬而霖平原苦于沉竈則知內地旱江潮必能遠入內地潦則諸港必能速瀉雖震澤主于滙亦能內灌以濟旱況于江乎西風可以決湖水而東流東風可以決湖水而西注況水之有旱潦乎察此可以知蓄洩矣乃者南運河之淺議起武宜兩縣之夫一十八萬以濬之具呈撫按

已有定議人心皇皇如納陷穽知府劉廣生察其故
仍用築壩戽水之法以灌之夫不千人役不再旬運
舟宴然過于枕席之上而民弗知矣

唐鶴徵武進縣河渠說

武進北瀕大江南介太湖東偏震澤而中以漕渠一帶
西受京口雲陽諸水遠郡城而東注之其所蓄洩吐
納不惟國家漕計特重諸郡旱潦實係之此各支河
之通塞啟閉不可不講也考邑地形西北高東南下

高田苦無水利在蓄之使合多為陂塘厚儲深蓄勿使洩而溢之外低田苦多水利在導之使分多為圩堰渠穿股引無使潰而入于內本縣高鄉陂塘溝渠不下千數低鄉圩堰數亦相當誠使陂塘時濬深濶小旱足供車挽小有霖潦亦足蓄貯上水既留下水自少故論一邑之水利者當以治西北為先而論東南之水患者尤當以治西北為要也

唐鶴徵無錫縣河渠說

無錫河以千百數惟梁溪為大梁溪之外為溪者以十數惟長廣溪為大運河之水自京口建瓴而下雨溪受之以注太湖湖水演漾饒蒲葦贏蛤之屬民焚牧其中以為利或築為田異時雨陽湖滙為巨浸芙蓉五步皆湖也今湖旁皆有封田湖流甚微而芙蓉則已圍而為圩矣萬厯間官出水衡錢募夫築隄舉茨塞罅而下竹以為楫最為鞏固其隄面濶丈有咫基倍之多置閘堰于上閘以啟閉而堰用置車其車有

用牛者用帆者牛一日灌百畦帆則隨其風之所向而設機轉之澇則導圩之水而注之河旱則引河之水而灌之田歲即大浸此地獨熟畝可入三鍾厥田上上而厥賦下下民所以有攤稅之議也考邑東南諸鄉最為汙下宜畧倣芙蓉之法厚築隄防而隄之外雜樹荏葦蒹葭以為隄衛西北諸鄉稍高昂則多為渠塘陂池以厚蓄其水而備車挽淤者濬之淺者深之有田而無塘者鑿之通其源于大河而輸其委

于溝洫湖即在數十里外而業已濬之使出亦可引
之使入獨不能藉其升斗之潤以助雨澤之所不及
乎至于運河兩岸南派屈從諸港以注之湖北派屈
從諸港以達之江而洛社橋跨運河之上為漕渠之
孔道其地稍昂河流易壑商艘滿載而來者至此率
多起剝市民習剝淺之利多置小舫以為奇貨或有
意擲磚石以阻其流船或稍壞小舫蟻附爭為起剝
主者勢旁午不及周顧則駕之他竄矣謂宜乘水涸

之月一大濬治嚴其碑石之禁驛路之坍塌者橋梁
之圯壞者以時增築使民不患于涉而田亦藉之為
衛此職水衡者所當加意也若夫城市之河市民資
以謀生而鄉民繇之輸稅徃時積漸淤塞箭河凡九
業已湮其八今所存者唯弓河之一綫設今不治則
寘河之碑將遂為山巔之石其無等居民之泥沙為
精衛之填也而忽之哉今冉涇里第三箭河業已開
通乘此將已湮之河盡行濬鑿俾皆可通舟亦一便

也但所濬之泥仍寘之河濱濶則民占以為基狹則土復歸于河量責得利之戶載土填岸補其坍塌則河以濬而通岸得土而固鄉城兩受其利矣

唐鶴徵江陰縣河渠說

江陰則運河自邑南迎無錫五瀉河之水過青陽鎮崇市而會于九里河從九里河屈曲而北抵朝宗門南水關入城北行過杜橋聖母橋周橋堰橋又從華橋折而西過安利橋坊橋而至虹橋水分二派一派北

經城隍廟之旁而東遶于廣福寺萬壽山之後一派
西南行過文亨橋者遶學之後過鴻漸橋者環學之
前而總會于善政橋折而北通倉河以出北水關繇
黃田港以入江城外之河循城東西互相迴轉俗謂
轉河即城濠也轉河之外邑東之河縱橫旁午相錯
如織而橫河長河實相經緯橫河從縣市東堰北貫
黃田港出春暉門東流令節港而橫亘于邑之東北
長河從南門運河支流繇東望橋岷山橋東南至北

角出清水塘此兩河者諸河入江此為之輸諸河出口此為之導蓋所謂河之咽喉也自九里河南至蔡涇間水分為三曰三河口東派絲蕭其橋高岸橋抵常熟界西派絲秦望山茶岐山抵武進網頭河中派即前出青暘鎮之運河其從邑東之港而入江者黃山港石牌港東西雷港蔡港范港令節諸港其從邑西之港而入江者夏港流皮港申港蘆埠港利港五斗桃花諸港其南通者無錫為轉水河高六堰五瀉

堰洛社河武進為水碓河丁堰河陳墅河黃汀堰此
數處皆分運河之支流以入于江陰而要其所入之
路即為所出之路也總之江陰之水皆以江為壑而
江潮之漲則有時貫入于諸河姚文灝論之詳矣故
其水有二北自黃田港流注諸河達于境謂之江潮
南則太湖梁溪之水溢于無錫之運河自五瀉諸堰
而來西則丹陽練湖白鶴諸溪之水溢于武進之運
河自黃汀諸堰而來達于境謂之河水夫水之來也

有所受而後水能為利其溢也有所泄而後水不為害四境之內其在東也凡為溝港涇者十三曰鰐魚港趙婆港白沙港石牌港石頭港西雷溝東雷溝蔡港私港范港谷瀆港令節港界涇惟谷瀆港蔡港石頭港為大其港身袤四十餘里有差口北通大江腹裏南通應天等河跨崇仁寶池清化化城白鹿五鄉資溉民田最博橫河貫其中不治則有旱患其在西也為河港者九曰夏港流皮港新溝河申港蘆埠港

利港立埭港五斗港桃花港惟申港蘆埭港利港為
大其港身袤三十餘里有差南通武進綱頭河北口
通大江跨永陵良信來春三鄉民田多賴為利中有
順塘河橫亘其間梗塞不通歲旱益甚其崇溝河長
十六里隸來春沿秦望山下通南山塘河河濶水溢
山水迸發田沒無救旱時田岸瀉鹵朝岸暮竭用力
多而見功少則水旱均足患矣桃花港近利大河與
武進半之通則分受其利塞則均受其害其在西南

則青暘一鄉有前淳塘九頃圩後淳塘三尖圩謝莊
村等處最為窪下多被水災其次塌水港河口淺隘
中流微細遇旱稍患之餘壤沃肥種杭稻歲入畝可
一鍾旱患不及其在東南是為東順西順長壽鳳戈
金鳳五鄉田多高昂湯村東新南新李岸官祿倪塘
清溪太清長壽直塘諸河聯絡其中疏之則治其馮
涇河約袤十里界蕭歧花塘高岸上廟堂四處河身
狹小西通經河東通長壽河流波俱不能納此又水

旱俱患者也。傍有黃天宕地形下土性疎惡水至瀾漫其害尤劇。凡高昂者利江潮之灌注。凡低窪者苦湖水之泛溢。江潮繇諸港以入而衆河為之接引。湖水繇諸港以出而衆河為之受瀉。此其大較也。支分而委治之則存乎其人。前輩鑿河穿渠縱橫曲直灌注輻輳各有條理。故通溝瀆蓄陂澤所以備旱也。觀地形令水工準高下開大河泄暴水築田園所以防潦也。江陰河港潮沙易壅沿江去處間嘗設閘而力

不能守終至于廢又懼勞民數年而不一濬棄河為
榛莽夫有河而不能濬者過不能濬河而并棄其河
抑又過今宜考潮沙壅積之處次第疏濬之如某河
某港淺淤宜五年而一開某河某港淤稍深宜三年
而一開計用夫力若干工食若干每歲徵收導河夫
銀兩不得別項支用畫以一定之數立為循環之法
而官所不足者臨時復責之近便得利人民利其灌
溉相率開濬雖勞而不以為疲矣

唐鶴徵宜興縣河渠說

宜興之水西接溧陽西北接金壇及洮滬二湖諸水繇西溪以入縣境下注東溪分流于百瀆以達具區而入江入海愚按水利之在一邑恆與邑之形勢時之雨暘相為倚伏顧所以經理之者不必循習舊聞務為迂遠惟在因其原隰之高下權其事宜之緩急相時度力而為之則民易使而事可舉功易集而效可臻宜興境土右高而左下西鄉居其上游且河之經

流不甚浩大而支流又多淤澀遇久雨則山水橫流
遲洩而易盈禾輒渰沒遇久旱則河流縮隘直洩而
易涸禾輒枯槁東鄉雖居其下而瀕臨太湖歲潦則
有百瀆以分洩歲旱則可沿流以車戽為患頗殺于
西鄉此特論其常耳設夏秋淫雨則諸山洪水驟發
如發于張渚等山則水患在西發于湖汊等山則水
患在東此又不可以執一論也茲欲圖久安計但當
于高阜之所及時令民疏濬河道若河道不通土壤

廣博者則穿為深塘蓄水備旱大約每田二十畝內穿塘二畝其所折田二畝分派于十八畝之中每畝各受實田九分仍令不失二十畝之額其低下之所多是圩田在東鄉則圩之大者不過百畝小者僅數十畝只須令民歲加修築塍岸固完縱暴水浸溢而禾苗亦可併力戽救若西鄉圩田其最廣博者動經數千畝縱塍岸延亘堅完然積漲瀰流難施車戽則當令民多穿溝洫或如高田深塘之制各從其便團

為埂塍任其折田多寡界作小圩如東鄉款段俾民
易于分力車戽其所折田額亦如前法補之凡此之
役鋤鋤畚鍤丁夫口食不必仰給于官而百姓可以
出已之力稔已之田捐目前之小貲獲永遠之大利
夫誰曰不可但無以作率之則終于因循難于慮始
今若專委良水衡視民事如已事每乘農隙親履其
地召集父老田工商確利害經度規畫一切聽其便
宜從事雖于大家巨室不得少徇計畝出力計程立

卷二十一
期處置公平將人人樂赴誠所謂因民利而利之而
上不費擇可勞而勞之而下不怨也審如是則何功
不就何利不興即有旱乾水溢庶可以無患矣此為
宜興水利之大畧云

萬任嘉定縣開河說

嘉定濱海而治吳淞江在境南婁江在境北洩太湖潄
蓄全賴此二江蓋蘇松常為東南諸郡之壑而嘉定
又蘇松常之壑也水利關要固不待言即以一邑河

港而論四境皆沙土性下漏不宜種稻其中可水耕者僅什一然苦海潮渾濁泥沙易淤昔人云一朝往來沙積一箸無怪乎嘉之水道一歲開而三歲壅嘉不產穀通邑食口盡仰給於外境之粟商販三日不至則百萬生靈嗷嗷枵腹則河可不開乎開河良法安在士民為言開河不難但有四患一曰胥吏為梗夫河港當開上官必待小民呈請既准行矣而該房之常規不到百計延捺河不即開二曰委官塞責縣

事如麻長令不能日日躬履河上而治水乃簿職耳
勢不得不坐委既委曷能保其必廉慎倘一有染指
則監督徇情開猶弗開矣三曰隔扇調開如以一都
之塘長開十都之河以十都之塘長開二都之河其
開而善也已不蒙其利開而不善已不惟其害誰肯
盡心力為他人效胼胝且近工易成遠工難就數十
里擔米負薪趨役倘遇風雨坐食四五日則薪米竭
而輒返一往一還廢時失事河工終不成四曰塘長

權輕塘長者修濬之綱領也權輕則人不聽其呼召
年來更因大戶多避役每以小戶充之小戶焉能起
大戶之夫故為塘長者往往破家而河工不就今欲
除四患則宜分河為三等遠于海者難淤則十年一
開在遠近之際者淤亦在難易之間則五年一開密
邇於海者其淤甚速則三年一開萬不容緩將此三
等河形繪圖公堂後壁註定開濬年分於河旁至期
按圖而開左右不得闕其口則胥史之弊革凡開一

河無論遠近縣令必十日一巡河上計勤惰行賞罰
則水衙之弊革縣中大河如鹽鐵東西練祁南北橫
漕當以合縣人夫協開餘則以本扇得利人夫開本
扇得利河道斯利害切膚自絕掩飾罔上之計而塘
長必僉大户公忠勤幹庶幾壓服衆心河夫有所畏
憚仍嚴禁賣夫浮派之積弊何曰賣夫浮派塘長受
賄賂則冗法濫免當賦五夫者止賦二賦三當賦三
夫者止賦一賦二於是人少工多不容不浮派乎貧

人當開一丈者暗加五六尺人心不甘益藐塘長雖
強事畚鍤不過苟且塞責此水政之大病也吾且著
為是說昭示大公以壹民志於修濬似有裨乎若夫
開江事宜諸上臺與各守令並有碩畫不待余之鯁
鯁過慮矣



吳中水利全書卷二十